

## 撤稿声明

撤稿文章名: 从“诗意思想”走向新的哲学阐释——对海德格尔《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的疏解

作者: 樊佳奇

\* 通讯作者: 邮箱: ziguangning@163.com

期刊名: 哲学进展 (ACPP)

年份: 2016

卷数: 5

期数: 1

页码 (从X页到X页): 8-17

DOI (to PDF): <http://dx.doi.org/10.12677/acpp.2016.51002>

文章ID: 2380141

文章页面: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PaperInformation.aspx?paperID=17149>

撤稿日期: 2016-9-8

### 撤稿原因 (可多选):

- 所有作者
- 部分作者:
- 编辑收到通知来自于
- 出版商
- 科研机构:
- 读者:
- 其他:
- 撤稿生效日期: 2016-9-8

### 撤稿类型 (可多选):

- 结果不实
- 实验错误
- 数据不一致
- 分析错误
- 内容有失偏颇
- 其他:
- 结果不可再得
- 未揭示可能会影响理解与结论的主要利益冲突
- 不符合道德
- 欺诈
- 编造数据
- 虚假出版
- 其他:
- 抄袭
- 自我抄袭
- 重复抄袭
- 重复发表 \*
- 侵权
- 其他法律相关:
- 编辑错误
- 操作错误
- 无效评审
- 决策错误
- 其他:
- 其他原因:

### 出版结果 (只可单选)

- 仍然有效.
- 完全无效.

### 作者行为 失误(只可单选):

- 诚信问题
- 学术不端
- 无 (不适用此条, 如编辑错误)

\* 重复发表: "出版或试图出版同一篇文章于不同期刊."

**历史**

作者回应:

是, 日期: yyyy-mm-dd

否

信息改正:

是, 日期: yyyy-mm-dd

否

**说明:**

“从“诗意思想”走向新的哲学阐释——对海德格尔《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的疏解”一文刊登在 2016 年 3 月出版的《哲学进展》2016 年第 5 卷第 1 期第 8-17 页上。因作者疏忽，文章部分内容有待进一步确认。根据国际出版流程，编委会现决定撤除此稿件，并对此撤稿带来的不便致以歉意。

# From *Poetic Thoughts* to New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Heidegger's Work: *The Essence of Holderlin's Poem*

Jiaqi Fan

Humanities College,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Email: ziguangning@163.com

Received: Feb. 28<sup>th</sup>, 2016; accepted: Mar. 11<sup>th</sup>, 2016; published: Mar. 17<sup>th</sup>,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 Abstract

This thesis aims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ssence of Holderlin's Poem*. It is believed by the author that the motive of Heidegger's poetry explanation is not only a hint of a romantic or political philosophy, but mainly out of the demand of poetry itself. For "what is poetry" Heidegger has his own unique insights. By restoring the old proposition of poetic dispute, he tries to find new concepts of German philosophy, which will build a new philosophy of existence.

## Keywords

Heidegger, Holderlin, Poetic Thoughts

---

# 从“诗意思想”走向新的哲学阐释

—对海德格尔《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的疏解

樊佳奇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Email: ziguangning@163.com

收稿日期：2016年2月28日；录用日期：2016年3月11日；发布日期：2016年3月17日

## 摘要

本文通过对《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的疏解，认为海德格尔阐释诗歌的动机并不仅仅出于浪漫主义或政治哲学意义的某种暗示，最主要的依然是出于诗学本身的要求。对于“作诗是什么”，海德格尔有自己独特的深刻见解。他通过还原诗思之争的古老命题，试图重新寻找德语哲学的全新概念以便走向一个全新存在论哲学。

## 关键词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意思想

## 1. 引言

海德格尔从存在论哲学出发，对荷尔德林的阐释乃是诗思之间的一种对话。中期海德格尔的诗歌阐释集中收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一书中，而其中最有价值的文章，也是最核心表达海德格尔诗意思想的就是《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篇。本文的疏解方式与其说是说明海德格尔的阐释工作，不如说是试图与海德格尔一道踏上运思之途，我们一句一句的疏解此文，是为了更本真的从透过浪漫主义的诗意情调，或者某些政治哲学暗示，而直接通达海德格尔阐释诗歌本质的原初基地。这些阐释来自诗歌最本质的要求，海德格尔通过这些努力，在古老的“诗思之争”中寻找固定新的哲学概念的词语载体，为建构存在论哲学提供方便。海德格尔的诗意思想关乎作诗，更关乎思想的本质。

## 2. 作诗是创建开端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开篇，海德格尔先列出五个中心诗句，之后开门见山提出重要问题：“我们为什么选择荷尔德林的作品”？他列举了古典一些伟大诗人，这种列举不是随意的。荷马和索福克勒斯是史诗诗人和悲剧诗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倘若按照尼采《悲剧从音乐精神中诞生》里的观点看，荷马是阿波罗精神的集中体现，索福克勒斯是悲剧诗人，他的《俄狄浦斯王》则是悲剧的最高典范，后者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化身。海德格尔却说我们谈他们。我们也不谈维吉尔和但丁，或者莎士比亚和歌德。“按说，在这些诗人的作品里同样也体现了诗的本质”，海德格尔明显对此有所领会，或许是别人已经谈的很多而他更熟悉荷尔德林？“甚至比在荷尔德林过早的蓦然中断了的创作活动中更为丰富的体现出来了”。随着疏解的进行，我们会发现其行文中任何一句话都不是可随便抹去，都有其内在的严格性。“过早的蓦然中断了的”这便是线索。此处我们嗅到了一种哀悼的基调。其实，海德格尔选择荷尔德林，是因为某种哀悼的责任。荷尔德林曲折而悲剧，患者和诗人倘若是同路人，他们就应该彼此护佑，彼此哀悼。这里我们隐约的看到了某种护佑，对无论生命进程还是才华都不能得志的荷尔德林的责任性护佑。这是来自思的任务。“也许是这样。但我们还是选择了荷尔德林，而且只选择荷尔德林”。我们要学习和效仿古人们，但首先是要对同时代的善良者和天才们负责。可在这唯一的独特诗人那里我们就一定能读出诗的本质吗？这种反问不仅仅是患者在自我反问，同时也针对刚提及过的古典诗人们，对他们进行反问，读者和海德格尔一起反问。难道在荷马或维吉尔或歌德任何唯一的某位诗人处，“我们竟能读出诗的普遍本质吗”？并非如此，因为“普遍意味着广泛的适合性”，于是，如何获得这种普遍呢？“我们

唯有在一种比较考察中才能获得这种普遍”，进而罗列出诗以及诗的种类之最大可能的那些丰富多样性和复杂性就成为必须。但是，我们明显看到了这种把话颠来倒去说的阐释学循环，它这些转折最终要表达些什么呢？“而荷尔德林的诗无非是这许多诗和诗的种类中的一种而已”。这否定了刚才上面说的，说明了不能在特性的类比中寻找诗的本质。《艺术作品的本源》开篇如此表达方式“人们认为，艺术是什么，可以从我们对现有艺术作品的比较考察中获知”。如果我们熟悉现象学阐释学的展开方式，我们就知道海德格尔每一句话的安排都有某种严格性孕育其中。这就是阐释学循环的奇妙运用。它仿佛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知识，但却在拼命撞开一个缺口。我们将发现，海德格尔的文字甚至是下一句否定上一句，不断的反复，意义就如此循环的开启着。

下文看来，话锋反转回来：“只要我们把‘诗的本质’理解为纠结于某个普遍概念中的东西，然后认为这个普遍概念乃是千篇一律的适合于所有诗歌的”。惟有我们这么认为的时候，之前的说法才是值得肯定的。同样是《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也有印证，“但是，与通过对现有艺术作品的特性的收集一样，我们从更高级的概念作推演，也是同样得不到艺术的本质的” [1]。我们惊讶于海德格尔作品中看似随意却如此严密的阐释学循环。他接着说，普遍是无要紧要的，因为它是静态的本质(Wesen) [2]，或者说被僵化和固定下来的本质。这种本质已经远离了本质性因素。话锋又一转，但假如无论哪里都什么也没有找到的话，我们如何发现诗的本质性因素呢？阐释学循环第一轮的大圆即将封闭，阐释学循环的缺口出现了——“它迫使我们去做出决断” [3]，什么样的决断呢？他的意思是：我们如何严肃的对待诗(还有思)，如何取得通达那种前提条件并置身于它赠予我们的奇特权柄呢？可以看出，决断在思者那里是“基础存在论”意义上说的，一种关于诗的来自良心召唤。

海德格尔接着说，所以选择这位诗人的原因是由于：荷尔德林蕴含着诗的规定性并特地的诗化了诗的本质。为何是“别具一格”的意义上说？别具一格意味着个性，“特地的”是特别的意思，或者不是作为普遍性而是作为体现普遍性的某种独特性来说的——荷尔德林“那是诗人的诗人”。这体现了同一性背后某种本质性差异。同一性在最复杂的差异性中得到规定。我们看到，此位诗人的别具一格来自于某位思者的决断。后面的一系列反问我们可以翻译成另一种表达，就很好理解了：“当下”(Moment 德里达意义上使用)的时代——海德格尔的那个当下，生存的当下，阐释的当下，演讲的当下——就是误入歧途和以吹嘘为标志的。正因为如此，作诗，将诗歌诗化，这种虚张声势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假如当下是末世，那这样的诗人和诗歌就不会是末世论的。要是当下是美好的，这就是误入歧途的吹嘘或走进虚张声势的死胡同了。这种姿态就自然是没什么好称赞的了。我们明白了，思者在认同当下的匮乏并准备称赞独特的诗化了的诗歌的意图。但海德格尔还是很谨慎，他又弱弱的否定了一下：这“是一条权宜之路” [4]，或许必须应该在一个某种统一进程里来理解诗人所有创作。思者又其实并不认同当下是个死胡同。但“我们不能如此”。因为在思者心里冥冥中有这样一种信念“有一种自在的文本吗？” [5]。

接下来，“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清白往往是一厢情愿的。世界上没有完全清白无邪的事业。只有相对更无私一点，更公正一点，更纯粹一点的事业。完全的清白无邪是有害的，因为那是孤立自身的内在幻觉。就和总是挑食的人营养不良一样。当我们开始思考文本时候，我们总是要设法溢出阐释而直接思考诗人(思者)提出的问题。前面我们分析了阐释学循环方法的悖论性。我们还没有充分思考过——“荷尔德林的诗蕴含着诗的规定性而特地诗化了诗的本质”这句话。这是在说，规定性在这里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张力和领域性的。诗的本质可以被诗化吗？这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到“物”。假如我们能理解“物之物化”，就能通达诗被诗化的内涵。这是一种可以发生的真实状态。《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说“有用性在可靠性中漂浮”，理解物之物性，物的有用性，进而是可靠性，我们就慢慢在通达“物化”的内涵，理解了物化就更理解诗化。比如塞尚的画，这里物不是去成为对象性的那个本质而是成为被环绕的、被注视和被关照的，被使用又有所保留某种本质性因素的东西。从技术角度给出的物之

本质，那个被抓牢的静态概念的外观使我们更接近物，“我们如何接近物？”这成为诗人首先关心的问题。当然是荷尔德林也关心的。我们想起里尔克因罗丹而受启发并开始用词语来接近物。如何接近物的问题，在古代美学看来不是个问题，而到了近代，通过福柯，我们发现从委拉斯开兹的《宫娥》开始[6]，就成为艰巨的主体诞生与死亡的问题。我们如何接近物？在技术的统治下，物的本质被牢牢地固定起来，这种固定的强制力给认识主体以“促逼”、“摆置”。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诗化诗歌的本质。我们必须首先有种认为——诗是物。这么说也不是单纯的指定，而是在说，一把壶可以是物，政治事件可以是物，诗歌可以是物，一段无声的音乐也可以是物，回忆可以是物，国家的建立同样可以是物等等[7]。这看似在夸大物的使用范围，却在“别具一格”的意义上接近着更本源的物。诗是物。诗的诗化需要非对象性的思入才能通达。这要问“非对象性的思如何可能？”[8]，比如对象性的认识火的本质和非对象性的去接近火并能得出对其本质的领会和描述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识发生状态。前者诉诸于观看和操控；后者诉诸于观照和参与，并非说后者不去观看，而是不试图强加任何认知教条和先天范畴的划界。在意识中形成什么，意识自然会划分相应的理解域并允许你给予什么样的描述。前一种观看中的主体不会被火烧伤，操控是它最终的目的地；后一种则是观照者沉浸于喜悦与温暖，不怕被烧伤，他的参与和因此种参与而可能带来的对本质的认知都还在生成之中。我们谈到接近物[9]和非对象性的思，这些思路的溢出是为了有效的领会何为诗化诗歌的本质。

关于作诗清白无邪的问题，海德格尔从问“作诗是什么？”开始，通过文本我们明显看到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意见”（太过现代性的意见）。思者说“我们还没有把握到诗的本质。”，最重要的一句这里：“这种游戏因此逸离于决断的严肃性，而在任何时候，决断总是要犯这样或那样的过错”[4]。海德格尔说了那么多为清白无邪辩护的话，背后真正要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整体反转他的话来表达一下他实际要说的意思：与那种现代性意见不同，作诗显现于筹划的高精密形态中。作诗有意地溢出它的形象世界并沉湎于对知性领域的反讽。同时，作诗不是无作用的。它不仅仅是一种道说和谈话而已。作诗是某种径直参与现实并改变现实的活动，是一种美学实践活动，是一个如同造梦的行动。诗宛若一个梦，现实和梦境的界限是模糊的，现实的都还成为着梦，梦亦如此。诗类似一种词语游戏，却很严肃。诗不是无害的也不是无作用的。没有比单纯的语言更危险的了。我们来思入相关问题：假如作诗真的是清白无邪的，那就意味着作诗这个事情的发生作为一个开端是无染污的，是时刻可以被找到的那个开端的，并且它不会被否定。

### 3. 作诗是语言自行道说

作诗的劳作运行在语言的领域中。语言的领域是充满危险的。思者先提出三个问题：语言是谁的财富？为什么语言是最危险的财富？在什么意义上语言才是财富。“人是谁呢？是必须见证他之所是的那个东西。人之成为他之所是，恰恰在于它对其本己此在的见证”，海德格尔是在哲学的根基上思考政治问题的，甚至通过阐释诗歌谈论政治创建，但他忽略了哲学和政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哲学不必对政治有价值的优先性。所以他用有些让人莫名其妙的诗教方式进行教化，它用的是现代诗这个载体，这种感受和现代诗本身的特性也是有关联的，同时因此还不能算是政治教化，而可以纯哲学教化，而纯哲学其实是不能这样教化的。思想深刻有时政治判断力就会变得虚弱。而政治判断力和艺术鉴赏力之间有莫大的关系。公民倘若有良好的艺术判断力才可能有比较好的政治判断力。我们于是发现海德格尔喜欢谈诗，却不喜欢谈音乐等艺术。偶尔谈及绘画和建筑也大多最觉得过分依赖他自身的存在哲学。这些都意味着，假如艺术鉴赏力仅仅局限在诗歌，那政治判断力因此会有致命的硬伤。进一步说，判断力问题也体现在对历史的把握上。有效且正确把握历史可以深化对政治预判能力的提升。显然，思者只有预判对了历史进程的前瞻性发展，才可能让诗教的方法有效的传达并在实践方向上达到不偏不倚。

下一句是“人是万物中的继承者和学习者”思者那时候要说的可能是，德意志人民呀，你们将是最纯粹希腊精神的继承者和学习者。说到这里，他开始谈“亲密性”[10]，亲密性(Innigkeit)不是“对各种区别的融合和毁灭”，而是“指的是异己之物的共属一体，奇异化之运作，畏惧之需要”。关于亲密性问题，让我们思考更哲学层面的问题；亲密性，源于宇宙本质的因果网络的实体化。当此种实体化达到某种饱和的临界点，飞跃就成为可能，虽然飞跃不必然会马上发生，因此思者才说要把握时机(Kairos)，时机是命运。把握飞跃的时机才有命运的开启。反思我们如今的时代，网络实体化已经切入人类的身体和生活，它首先体现的是对生命范式的全新理解。人类整体的功能性更新、能量级区分、权力高地的坚守、人格的重组、模糊化和复制，这都体现了某种非比寻常的力量对生命的介入之实体化方式。亲密性意味着强烈的异于伦理指令的变革。重组和变异运作正在达成。伦理规则的更新和变革将体现另一种局面，它意味着伦理的回归并时刻召唤着它不可回归的双重性。在“区分”[11]缝合彼此的过程开始之时，同一性被进一步友爱的差异化了。海德格尔说词语一旦被道出，就脱离了保护。保护什么呢？保护那种隐匿性。因为词语本身是去明亮，道说总是过于明亮的。诗人因此“不能轻松地独自牢牢地把握其真理性”。思者同样作为“第一者”的意义就出现了，“诗人需要求助于他人，他人的追忆有助于对诗意词语的领悟，以便在这种领悟中每个人都按照对自己适宜的方式实现返乡。”，返乡就是回到生命本性中，各自的返乡之路要求有各自的切入口。思者的伟大在于对诗人道说词语的保护，而这种切入思路并非思者一厢情愿的，因此，海德格尔说：“……但诗人不能独自把它保持，他乐于与他人携手结伴，使他们领会到援臂互助”。

“亲密性”是“那个使得冲突中的事物保持分离又同时结合起来的東西”，继承者就要明白，世界的生成其内在准则就是：“创造一个世界和世界的升起”，那么也必须“毁灭一个世界和世界的没落”。的这种统一性，这需要自由意志。“决断的自由”，这里有精神的辩证法，“决断抓获了必然性，自身进入一个最高要求的约束性中”，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对存在者整体的归属关系的见证存在作为历史发生出来”。思者阐释了这么多，归根结底要问的是一一为什么要回到语言？原因是：要为了“使历史成为可能”。因为“语言是人的财富”。语言成就历史亦可葬送思想的所有成就。人类的语言是财富，同时也总在自我遮蔽中。“语言是一切危险的危险”。这个危险是说，“存在者对存在的威胁”。人不能不说话，但说话一定意义上危及语言。如同人不能不成为存在者，但成为存在者则存在本身会自行消隐。

语言可以有两种作为：作为存在者，作为非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它显示积极点方面；作为非存在者，它显示消极的方面。语言的二重性原则。但思者实际要说的是，语言既不是存在者也不是非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语言的积极指引和消极迷误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二重性。为什么有了这个二重性，存在被遗忘(Seinsverlust)[10]就成为可能了呢？这里还没回答。只是说这是危险的。后面又说：存在没有达乎词语，是因为词语中固有的二重性有堕落的“势”(参见《韩非子》)，有从“最纯洁的”向“粗俗平庸”的东西堕落的倾向。这个堕落可以体现在从神到人的转化中，或希腊语到拉丁语的翻译转化中。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内部总是有“不得不”下落的命运。这种下落的命运或许是必然的，这个过程里面也有真理，海德格尔很在乎这种启示的真理。词语是不会为它可能扮演的角色做出保证的。相反“一个本质性的词语所具有的质朴性看起来无异于一个非本质性词语”。一个非常贴近本质的词还可能是无比陌生的。比如，方言中有很多可以将事物形容得更贴切的不可翻译的词汇，那些词就可谓质朴的本质性词汇，它们是那么的陌生和拗口，甚至不可思议，但却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在海德格尔论诗人黑贝尔的诗中，他就谈论了方言词语对生命经验的某种概念固定的重要意义。“以盛装给出本质性假象的东西，无非是是一种悬空而谈、人云亦云”，语言必须规定某种无意义的空洞形式来成全其作为闲谈的外观。语言的危险正在于此，在于“语言必然不断进入一种为它自身所见的假象中，从而危及它最本真的东西：

即真正的道说”。其实这里说语言何尝不是在说“此在”呢？何尝不在说“四方”(Geviert) [12]中的诸神呢？

进一步说语言，语言不是人的所有物。不能说人在支配语言，这是误解。以为我们支配了语言，就得到了各种经验、情绪和决断的一切结果。相反，语言不仅是理解的工具。语言就是语言本身。海德格尔认为没有语言，理解甚至也是不可能的。是语言在说话(Die sprache spricht)。语言通达存在本身。语言不是人的某种占有物——财富。假如我们拿这里改写的内容和海德格尔说的原文对比，我们会发现，改写之前的原文当然表达了某种实情，不是一无所获，那是众所周知的实情，但它只切中了语言本质某个侧面，或者叫“语言本质的一个结果”，可我们总不能将结果当做开始。“惟语言才能提供出一种置身于存在者之敞开状态中的可能性”。“惟有语言处，才有世界” [13]。我们想到在谈及格奥尔格的诗歌《词语》时的海德格尔对“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一句的表述有助于理解这层意思。只有在有语言的地方才有世界，才有物，才有变化。只要有变化，就才有更新与进步的可能性存在。这个变化表现在：决断、劳作、实践活动、道德责任；相反的：专断、喧嚣、沉沦、混乱等。很显然，这个结构是双重的。所谓财富的双重性就是这个意思。“惟在世界运作的地方，才有历史” [14]。历史也是财富，历史中的此在、民族、国家、文化等都是“源始的财富”。语言见证着历史性此在的命运。语言是本有(Ereignis)的运作[15]。思者总不能直说语言是道。言说(sprache)与道说(sagen)因此成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海德格尔为了表达这种思想的丰富与深刻，而不得不寻找词语载体，甚至创造词语，为了给全新的生命经验找到表达的出口。作诗与运思最后都是语言让说，是语言通过我们而说出真理。

#### 4. 作诗是与神圣者对话

人是一种对话。这是什么意思？“人之存在建基于语言；而语言根本上惟发生于对话中”。“只有作为对话，语言才是本质性的”。人——“四方”中一方，并且是在“四方”中进行对话，仅当对话可以达成，人才存在。对话并非仅仅是指简单的谈话或不同对象间对着说。在对象面前保持沉默，或运用肢体，或感通的领会示意等行为都可以是“对话”。进一步，日常的语言是表层语言，是“词汇和词语结合规则的总体”。深层的语言才是对话，是“彼此谈论某物”。谈论只是中介。用什么来接受这种谈论呢？“能听”，不能听就意味着不能对话，而能听必然要求词语可以被有效的表达，词语的质朴表达的要求是“能说”，因此，“能听和能说是同样源始的”。我们是“一种”对话，就是说，必然有一种“同一的东西”向我们敞开，这个东西就要具备“能听-能说”的双重性，在这个敞开中我们获得对话的一致性和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具有承载力，因为词语是沉重的，具有“物性”。但对话并不一定是常态，人类有时候更喜欢自言自语。这种语言的本质性事件并非一蹴而就。那么我们要看，对话如何发生，在哪里发生，有哪些对话发生了。对话必然带来争执，这是对话的独特性。争执意味着对谈论某物的争执。对某物的同一性关联(如同意向性关联)是“争执性对话”发生的前提。那种关联只有在“持存”中才能到达。就是说，关联不是偶尔的关联，是本来早就关联并持续关联的那种关乎存在本身的关联。这个关联具有“光照”。关联同时又发生在“瞬间”。

瞬间指的是：内在的三维时间被瞬间绽开后的一维空间。就是说，对于生命的外在性，时间是一维的，空间是三维的；对于生命的内在性，正好相反，时间是三维的，空间是一维的。正因为后者，才有了此在的历史性和意识活动；正因为前者，才有了此在的物性和实践活动。进入“持存者”，由于“惟有持存者是可变的”，这就意味着生命将可能把握不到同一性。“只有在‘撕扯着的时间’(reissende Zeit) [16]被撕裂的当前、过去和未来之后，才有统一于某个持存者的可能性”。就是说，对于生命本身向外的活动，必须能将湍急的时间(reissende Zeit)撕裂、固定，才能拥有那种对话的同一性。显然，对话是在向外诉求的两者之间发生的，那个不断重复闪现的时间性，就是那个已经流逝的和尚未到来的撕裂的空隙，

就是同一性。而这种撕裂是可能的也必须可能。这是生命的特征。只是这种特征经常被误解和忽略。即是说，“自从时间是它所是的时间以来，我们就是一种对话”。我们这一种统一的对外诉求中的时间性。达乎持存的此在是可能的吗？对话中达乎统一的历史性是如何发生的？

“自从语言真正作为对话发生，诸神就达乎词语”。不是说语言的发生制造了诸神，而是说，语言的发生带来诸神，诸神的到来是同时性的。诸神的到来就是世界的到来。对话的进行本身就是召唤和带来诸神。“本真对话就存在于诸神之命名和世界之词语生成中”。这个“言”(Logos)是从对话中来，并且带来诸神。传统哲学说：这个言是诸神之言，是光，它创造世界并且照亮世界，是由于诸神发言如放光使得生命有意义，诸神因此是词语的主宰和世界的统帅，自然因此是人的统帅。思者这里就是要重新思考这个事情：原初的古老对话使得词语生成，此种生成带来诸神(也带来与诸神对话的“天-地-人”，并使它们三者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意义上，言(道)更为原初，诸神并不具有对词语的霸权和原始统摄力，更不要说对终有一死者的特权了。本有(Ereignis)运作的关键是：诸神挣脱出人类的时候，终有一死者也挣脱出诸神。“惟当诸神本身与我们招呼并使我们置于它们的要求之下时，诸神才能达乎词语”。

## 5. 作诗是争取词语的尺度

“诗是一种创建，这种创建通过词语并在词语中实现”。被创建的就成为了持存者。持存者转瞬即逝，如何可以被创建呢？难道这个光照不“总是已经存在了吗”？持存者的光照敞开存在不假，但持存者也要被带来。所谓“言成肉身”，海德格尔说“持存者必须被带向恒定，才不至于消失”，“质朴之物必须从混乱中争得，尺度必须从无度之物先行设置起来”，我们发现质朴之物甚至比诸神质朴，因此比诸神更混乱而平凡，以至于不得不去争取甚至抢夺过来，诸神的光芒甚至会遮蔽质朴之物；另一方面，尺度意味着设置，假如我们先悬置了诸神，尺度就是人必须对自身的责任了，而这个责任的完成却很艰难，“作诗的尺度是什么呢”[17]？因为大地上没有尺度，充满了无度，这个尺度需要人去争取，而这种争取又要求对争夺的反省，过分的争夺反而不能争取来尺度。正因为“这个持存者恰恰是转瞬即逝的”，才需要诗人的忧心，诗人的天职就是使得转瞬即逝的消息(前来问候的“天使”)被固定在词语里。“诗人命名诸神”，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诗人的命名，诸神就还不是诸神。而诗人的权柄在于：当诸神不再拥有核心地位时，诗人“大开杀戒”，让诸神惊恐，并在词语中将远离的诸神的神性重新带向词语。所谓“通向语言之途”即是说，通向对语言而不是对远离诸神的责任之途，这途中不仅仅是人类甚至连诸神都在叹息。“命名意味着说出本质性词语”。作诗是从诸神那里夺取划分词语的尺度。

“诗乃是存在的词语性创建”，诸神远离并非诸神消失或者死亡，争得词语也不是随便的再混乱中挑拣词语。尺度被创建需要尺度，但无度中没有尺度。这里还没有谈“虚无”(Nichts)等思路，要到那个思路必须先谈“虚明”(Lichtung)。这里我们显然看出来，因为谈无序接近于谈混沌。混沌问题在海德格尔的《论尼采》中有谈到。但混沌怎么建立那持存的？这是问题。所以，要进一步把混沌空掉，不再在无度或有度的二元性中谈创建问题才更根本。所谓在深渊处开始谈创建，我们并非“不是在深渊中寻找基础的”，深渊并不可怕，最深的深渊处才有拯救，这同样是荷尔德林给予的承诺。深渊问题直接关系到“空”的根本性问题。深渊意味着不断的被深渊，这样才能将那种深渊性的光照绽放出来[18]。正因为“物之存在和本质必须自由地被唱作、设立和捐赠出来”，所以创建就必须站在深渊的尽头。深渊的尽头不是一无所有的，它有基础。这个基础是道说出来的但又不是某个具体的物。它是书写下来的但却无形无相。这个关于开端的书写充满疼痛。如同产妇产时，如同使用“精神助产术”时隐约的丝丝阵痛。“人之此在才被带入一种固定的关联之中，才被设置到一个基础上”。海德格尔接下来谈到“充满劳绩，但诗意的栖居”了。“充满劳绩”意味着疼痛的开端，只有充满劳绩的疼痛才使开端开启。

最后一个是诗人的“忧心”[19]。为什么忧心？忧心意味着有所焦虑但说不出焦虑的是什么，更多的是某种牵挂和期盼的并存。因此诗人写作“哀歌”，哀歌是在诉说诗人和神圣者的某种关联。现代诗歌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某种气息。属灵的气息。理解这些才能回过头来理解荷尔德林和对他的一些阐释。现代诗歌的关键点在于把握不同特性的气息的释放方法、强度、行进痕迹等。属灵的东西必然先天体现出某种漫游者的模样，那是灵魂的姿态，却还不是精神的姿态。灵魂如风一样，漫游，但精神如火。这二者是不同的。灵魂原来是可以进入精神的，但在现代，灵魂再也进入不了精神了。这是荷尔德林以及以后很多诗人的姿态。深沉的孤独，仅仅是头颅行走在大地上并被黑夜所包裹。神圣者的到来类似于精神的到来，那种光明如同正午。精神被技术转化成了如同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表达方式。现代社会里灵魂必将瓦解，被分食，被于遗忘中悼念。进而，不朽的不能是灵魂而是空无。荷尔德林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海德格尔最后意识到了。灵魂在和空无的对话中不再占据有利的地位。所以，当精神到来，灵魂的钢铁就将破碎，灵魂会魂飞魄散。虽然那过度的倾听者并不害怕此种悲剧在舞蹈节奏下缓慢的诞生，但作为人而不仅仅是诗人，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都“忧心忡忡”。因为此种忧心必然是哀歌性质的，现代诗人(思者)必将没有祖国，将在精神中孤独的流浪。最后诗人火红的心脏是和月亮直接相关，荷尔德林写的是“自然”，他一直耽于写“太阳”。这些都是对大地尺度的忧心，创建活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体现在这种忧心之内。

## 6. 作诗是“诗意栖居”

人类此在在其根基上就是“诗意的”，这个诗意不是浪漫主义意义上的，理解诗意必须回到“充满劳绩”。“‘诗意的栖居’意思是说：置身于诸神的当前之中，并且受到物之本质切近的震颤”。这说得太玄了。其实海德格尔就是在说：对物有一种人之神性的观照。人要激发人的那种神性，如同诸神当前同来一样，对物进行持续的护持。此在充满劳绩但不是劳绩本身，而是馈赠。这是说，此在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被造物，同时也可以是被造物主，此在自身命运的造物主。此在创造自身的存在命运。但这又不同于人是万有一切的主宰。这里的造物说的不是创生，而是给予、馈赠，或者说，此在要主宰的不是神或者物，也不是词语，而是自身。世界惟有此在真的可以主宰自身时才能到来。此在惟有首先学会主宰自身的命运才能将诸神带上前来。诗往往被误解为是一种“激情和消遣”，是一种“附带装饰”。但“诗是历史的孕育基础”[20]，历史的根基就是诗，诗不一定是美丽的，很可能充满了腥风血雨和苦难，但这就是诗。将诗看做是“美的诗”这是对诗的误解。因此，诗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而已。于是海德格尔才说“不意味着此在根本上仅是一种无害的游戏”，作诗不是那么清白的，它一样是“有害的”，但那个害处不能在诗自身中去给予规定。诗应从语言那里得到理解。语言又来自原初的诗。诗对万事万物的命名并创建那持存的东西。诗不是任意的，任意的闲谈还进入不了诗。诗首先让被命名了的事物带进敞开域中，并且使对话成为可能。就是说，“诗本身才使语言成为可能”。“诗乃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原语言(Ursprache)”[21]。荷尔德林创作诗歌的事件整体是一首诗。诗首先意味着某种强有力的实践行动。诗意味着真理的发生。

在对第五中心句的展开阐释中，海德格尔不断的呼应前面几个中心句。诗人的职业清白无邪。作诗之事的的外观经常显露是无危险性的，这是为了“防止日常习惯”对语言的破坏和玷污。诗不仅仅是游戏。游戏意味着，投入进去并忘记自身，为了严肃的乐趣去竞争。作诗意味着，“人被聚集到他此在的根基上，人在其中达乎安宁”。这个安宁也是有原始争执的，却不是竞争，而是活跃的关联一切因果网络的力量。这种安宁是可变的，并持存着这种可变性，进而是无限的。诗并不是喧嚣世界的对立面，亦不是可逃避至的避风港，“诗人所道说和采纳的，就是现实的东西”。只有最现实的物才是最值得道说的。诗不仅仅可以面向大地，也可以面向天空，但无论如何，总离不开某种责任，那把此在达乎存在的努力

首先是达乎质朴的语言的要求。海德格尔接着说,那个浮动于外表的固有假象是不对的。“牢固的建基”,在诗,这可能吗?“虽然任何创建都脱不了一种自由的赠礼”。赠礼是被给予的,建基是主动的,这个否定是为了说这种主动性并非是在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虽然这确实还是很值得自豪的,这个作诗的创建是非常需要的,也是趋向本真的。“这种自由并不是毫无约束的肆意妄为和顽固执拗的一己愿望,而是最高的必然性”[22],这一层意思之前已经有所表达。

民族之音和诸神的暗示相互追逐着诗。“诗人本身处于诸神与民族之间”。诸神的要求是让基督千年王国得以降临,民族之音也在呼唤这个。但问题是诸神只是“暗示”,暗示虽然有轮廓却不确定,有什么天命不要紧,问题是不一定是由德意志民族来做实现天命。诗人似乎固执的认为,应该德意志民族来实现什么。海德格尔那时候也固执于此。“诗人被抛入那个诸神和人类之间”。决断来自于“之间”[23]。诗人的位置看来无比重要。决断什么呢?决断“人是谁以及人把他的此在安居在何处。”历史性民族可以决断人是谁的问题吗?为什么可以如此?这难道不是一种幻觉和狂妄?诗人的诗人意味着,守住这个“中间”领域,这个“之间”也好“中间”也好,都是在说人类的一种处境,就是诸神已经逃遁,神圣者还未到来。但守住“之间”就是诗人的诗人了吗?诗人不是从来都是在诸神和人类之间吗,这个角色改变了吗?“但并非在永恒有效的意义上来表达的”。这个表达是属于即将来临的特定时代的,并非是现代。“诗人重新创建了诗的本质,他因此才规定了一个新时代”。

最后,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的对话通过阐释达到高潮——什么时代呢?特征如何?特征是这样:“这是逃遁了的诸神和正在到来的神的时代。这是一个贫困的时代,因为它处于一个双重匮乏和双重的——不——之中”双重性就是:已经逃遁的已经不再(Nichtmehr),即将来临的尚未(Nochnicht)到来。两个 Nicht 就是双重的不[24]。去否定两次就是去肯定,让同一事物重复再现在当下那个空缺处,虽然这个实践活动尚未被恰当的实现,但海德格尔认为这是必然可以实现的。“先行占有历史性阶段”意味着占有了一种未来性,一种即将到来的允诺,弥赛亚主义层面意义上的“先行占有”。这段历史的历史性还有待实现。据说那是“唯一本质的历史性”。或许是这样,但即使那段历史将是真理另一个开端,早早晚晚,一切都还是会灭亡,生命总有一天会行至尽头。本真与否竟真的那么重要吗?这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思者一厢情愿的呢?诗人在这个时代在双重匮乏中产生双重疲倦,对追忆的疲倦和对期待的疲倦而选择生活在“表面的虚空中”。诗人坚持生活在虚空中。所以荷尔德林说“俄狄浦斯王有一只眼,也许已太多”,诗意栖居的大地尺度在何处[25]?正因为所有这些内容,诗人的孤独成为民族的良心和谋求真理的路标。“困顿和黑夜使人强壮”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他们就像酒神的神圣祭祀,在神圣的黑夜里迁徙,浪迹各方”。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海德格尔. 艺术作品的本源[M]//孙周兴,译. 林中路.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3.
- [2] 海德格尔. 艺术作品的本源[M]//孙周兴,译. 林中路.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27, 译注 1.
- [3]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M]//孙周兴,译. 荷尔德林诗的本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36.
- [4]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M]//孙周兴,译. 荷尔德林诗的本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37.
- [5] 海德格尔. 说明[M]//孙周兴,译. 荷尔德林诗的本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256.
- [6] 福柯,著,莫伟民,译. 词与物[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 [7] 海德格尔. 艺术作品的本源[M]//孙周兴,译. 林中路.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49, 译注 1.
- [8] 孙周兴. 一种非对象性的思与言是如何可能的[M]//孙周兴,编. 现象学与语言,第3辑,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 [9] 孙周兴. 我们如何接近事物[EB/O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412.html>, 2011-11-30.

- [10]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M]//孙周兴, 译. 荷尔德林诗的本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39.
- [11] 海德格尔. 语言[M]//孙周兴, 译.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16.
- [12] 海德格尔. 物[M]//孙周兴, 译. 演讲与论文集. 上海: 三联书店, 2006: 186.
- [13]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M]//孙周兴, 译. 荷尔德林诗的本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40.
- [14]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M]//孙周兴, 译. 荷尔德林诗的本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41.
- [15] 张祥龙. 海德格尔后期著作中“Ereignis”的含义[J]. 世界哲学, 2008(3): 48-54.
- [16]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M]//孙周兴, 译. 荷尔德林诗的本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43.
- [17] 海德格尔. 人诗意的栖居[M]//孙周兴, 译. 演讲与论文集. 上海: 三联书店, 2006: 209.
- [18] 夏可君. 《中庸》的时间解释[M].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 15.
- [19]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M]//孙周兴, 译. 荷尔德林诗的本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44.
- [20]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M]//孙周兴, 译. 荷尔德林诗的本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46.
- [21]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M]//孙周兴, 译. 荷尔德林诗的本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47.
- [22]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M]//孙周兴, 译. 荷尔德林诗的本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50.
- [23]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M]//孙周兴, 译. 荷尔德林诗的本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52.
- [24]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M]//孙周兴, 译. 荷尔德林诗的本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53.
- [25] 海德格尔. 人诗意的栖居[M]//孙周兴, 译. 演讲与论文集. 上海: 三联书店, 2006: 213.